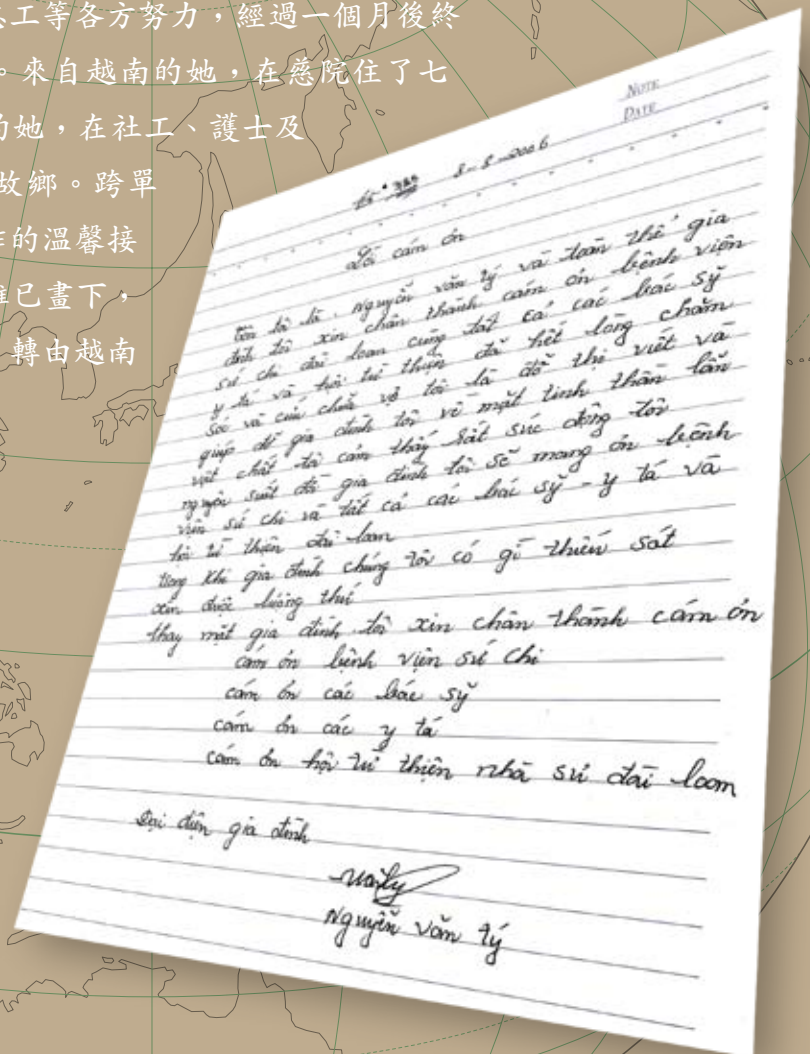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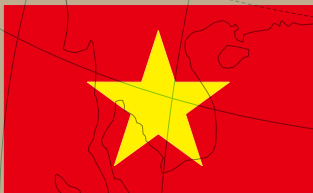


八六尋親

越籍無名氏返鄉記

文 / 蔡豐吉 (慈濟大學傳播系見習生)、程玟娟

一位越南女子，昏倒店家，送至花蓮慈院急診，編號無名氏八十六號。社服室社工、志工等各方努力，經過一個月後終於確認身分，恢復有名氏。來自越南的她，在慈院住了七個月又零一天。仍未清醒的她，在社工、護士及丈夫的護送下，搭機返回故鄉。跨單位、跨志業、跨國協力合作的溫馨接送情終於畫下句點，句點雖已畫下，但是關懷的腳步並不停歇。轉由越南慈濟人接棒傳遞溫情。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四日星期六，一名女子在一店家昏倒，經店家送至慈濟醫院急診室進行急救，仍呈現昏迷。由於這名女子身上並無任何可以證明身份的文件資料，而且由店家老闆處得知此女不太會說台語或國語，只能推測她應為外籍人士。急診人員給予流水編號「無名氏86」，花蓮慈院這一年來的第八十六位無名氏。一個月過去了，這位無名氏仍然昏迷不醒，仍無人來相認，於是院方請醫院公關傳播室拍照、大愛電視台錄影，藉由報紙、電視傳播訊息，希望能藉此協尋她的家人。

線索一 越南友人相認

消息見報的隔一天是星期日，一名越南女子來到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表明想見見這位無名氏。醫院志工張紀雪師姊問她如何知道這個消息，她回答是雇用她的老闆告知的。

該名女子前去病房認人，一見無名



氏，女子馬上哭了出來，經過確認之後，該名女子確實與無名氏病患相識。見越南女子與病患認識，紀雪師姊便想進一步詢問有關無名氏病患的身分資料，只是這名越南女子一直沉默不言，只聽到她叫喚著無名氏——「阿月」，並開始打電話，與對方用越南語言溝通。

不論紀雪師姊如何請教無名氏病患的身份、資料，此名越南女子始終帶著戒心不願回答。除了得到一個「阿月」的名字外，無法再從越南女子身上獲得任何進一步的訊息，唯一的線索是來訪女子的上一任雇主是慈濟人，住花蓮縣壽豐鄉，因為所照顧的老太太往生，才轉任現在的雇主。在她離去前，紀雪師姊寫下了社服室的電話給她，希望她想通後，可以打電話與慈院連繫。

線索二 壽豐慈濟人協尋

靜待越南女子來電，似乎是很渺茫的希望，於是紀雪師姊「死馬當活馬醫」，用唯一的線索中去尋找蛛絲馬跡，打電話向壽豐的慈濟人詢問，是否有一位師姊雇用越南女子

想不到這條看似微弱的線索，竟然成功的找出了來訪的越南女子。她的前任雇主告訴志工，她叫做「阿雲」。雇主在聽說了

二月中旬，仲介人員送來護照，志工師姊與無名氏八十六號做比對。

無名氏「阿月」的故事後，便熱心的幫助社服室找到了阿雲目前工作處所的地址。

當慈濟志工出現在阿雲工作的地點時，阿雲很驚訝。經過志工一番誠懇詳談後，才知阿雲心中的害怕，原來她擔心說出「阿月」的資料，就必須負擔「阿月」的醫藥費，雖然志工一再的向她保證不必負擔任何醫療費用，但阿雲依然不願透露任何訊息。因此這一次的拜訪，志工無功而返。好不容易得到的第二條線索，竟然又斷了線。

線索三 輾轉通報多單位接力確認

雖說阿雲不願透露訊息給志工，但是阿雲打了電話給在新竹工作的妹妹。她的妹妹知道此事之後，把訊息告知她的雇主，這位熱心女士馬上致電勞委會，說明花蓮慈濟醫院有個「阿月」的案例，希望能給予協助。勞委會接到電話後，聯絡花蓮外勞服務諮詢站，請該單位給予醫院幫助。

諮詢站馬上熱心的提供可能是「阿月」的詳細資料給醫院，也要求仲介公司來協助。仲介公司接到通知馬上與醫院聯絡，確定了「阿月」的資料。原來，花蓮慈院的這一位無名氏八十六號，是「阿日」，她是一名逃逸的外籍勞工。仲介公司隨即把阿日的護照交給醫院處理，警察局的外事科也到醫院處理阿日的身分問題。

慈濟志工跨國尋親 接送返台探視

在經過一連串的察訪、資料的收集，拼湊出阿日完整的資料後，社服室將這事件委請基金會宗教處處理，宗教處隨即與慈濟越南辦事處的林志朗師兄聯絡，請他幫忙尋找阿日的親屬。

離阿日家最近的慈濟志工，要經過四、五個小時的車程才能來到阿日的家。可是慈濟志工不辭辛苦，在接到資料時，第一時間就前往與其丈夫阮先生見面。

擔心承擔不起龐大的醫療費用，原本阮先生不願來台灣見阿日，在慈濟志工不斷的勸說，且經過花蓮縣警局、勞委會、駐台灣越南辦事處與駐越南台北辦事處，資料的傳遞，多方的配合後，阮先生在越南師兄師姊的陪同下，搭飛機來到台灣。入境台灣後，便由越南籍的阮文雄神父和一位嫁來新竹的老鄰居陪同，來到花蓮慈濟醫院。

落葉歸根 無名氏返回越南

阮先生原本在台護照只能簽證一個月且無法延期。但是這一個月期間，阿日的病情尚未好轉，阮先生不放心離開，於是在阮神父的奔走之下，讓簽證得以再延一個月。而本來情況不樂觀的阿日，在往後的一個月裡，拔除了插管與氧氣罩，雖然仍未清醒，但是她的身體狀況已經可以搭機回家了。

似乎知道可以回家，阿日的身體狀況漸入佳境，經過醫師評估後，定於八

月十四日搭機返回越南，由於要與救護車時段配合，於是十四日凌晨零時，在社工柯文山和自願犧牲假期的二十東病房護理師張淑萍陪同之下搭乘救護車，前往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阮先生離開之前，寫了一封感謝信給慈濟醫院。

曾照顧阿日的護理人員都感覺阮先生對阿日的感情十分令人動容。他們注意到，阮先生在阿日住院期間，除了一開始因不懂護理操作而沒辦法照顧阿日外，在醫院的兩個月來凡事親力親為的照顧阿日，每天都對著昏迷的阿日說話，期盼她能好轉。

前往機場的救護車上，護士淑萍也

被阮先生對待阿日的舉動感動萬分。雖然半夜出發，還要走曲折迂迴的蘇花公路，舟車勞頓已不在話下，但仍看見阮先生以肢體語言，以輕柔話語在阿日身邊、耳邊守護。當救護車終於抵達機場，在等待飛機時，淑萍表示，全部的人都很疲累，阮先生卻依然不時的看看阿日，對著她講些話。

淑萍在平安護送阿日抵達越南後，才又搭機返台。

阿日回到越南的幾天後，原本住在阿日隔壁床、同樣是越南籍的病患，捎來令人愉悅的消息：阿日狀況很好！



每當遇到急診室通知有無名氏病患，就是社會服務室多方動員大顯神通的時候。至今花蓮慈院的社工人員都為每位無名氏恢復身分，幫助他們與家人重聚。